

薯渣巴

朱钟昕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老家沙店的确也这样。沙店的山到处长满石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大理石厂开了一家又一家，沙店的花岗石早已畅销全国各地了。

沙店还依靠山的陡峭和丰富的水资源，先后建起了“神堂电站”和“沙店电站”，这两座电站兴建不但造福一方，电站并网后对国家的电力事业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没建神堂电站之前，我们家都是点煤油灯的，煤油灯有许多种，一种是在室内带玻璃灶的坐灯，还有一种是能躲避风雨在室外行走的“马灯”，让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七十年代末，神堂电站建起来后，我们家才告别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神堂电站的水，发源于太平山脉。无论是严寒酷暑，它都没有枯竭过。父亲所在的盘田小学就在神堂电站上方，这也是我对神堂电站有着深刻记忆的原因。我没进过电站的门，不说你也知道，有电的地方都是危险的地方，何况是发电站了，自然是大门紧闭，闲人免进的。

我这闲人虽然没进过电站，但去父亲学校的半山腰上，就能俯视图神堂电站的全貌。我还听爷爷说过，为神堂电站取名的来历。爷爷说，神堂电站是用了神塘的水，才取名为神堂电站的。为此，我好奇地问爷爷，神塘的名称是怎么来的？爷爷说，在明末清初年间，一年夏天，遇大旱，至使沙店的河水都干涸了，田地颗粒无收。刚好这年，玩山逛水的观音菩萨在太平山庙歇脚时，得知了村民们的疾苦，便招聚了雷神与风神和东海龙王前来普降甘露，解决燃眉之急。但为谋远虑，东海龙王便下令调来虾兵蟹将在太平山的山腰处连夜筑建神塘一口。爷爷还说，神塘的水是连着东海的。说来也是，都几百年了，这神塘的水怎么就放不完呢？

建神堂电站的时候我还小，也没出过力，但我为沙店电站修过水渠，沙店电站就是利来神堂电站发过电的水，再循环利用的。大家都知道水电站发电，就是依靠水的动力，落差越大，水就越急，冲劲就越大。要想把神堂电站的水引到沙店电站上方，就得在半山腰上挖十几里地的渠道。没资金、没劳力，乡政府就发动全乡各村村民起劳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渠道按人口分，一米，几米的分渠到户，落实到人，这样，才有冲劲，有干劲。修渠那年正赶上暑假，当时上初中的我就与母亲一起去修渠道了。

我家人口多，渠道自然也分得多分得长。记得，当年我挖的水渠有七米长，二米宽，深一米五。分渠道是一户一户的接着分，一段挨着一段，分到那段便是那段，表面上是公平公正的，可开挖下去后就不一样了，碰到土质松软的就好挖多了，要是遇到土质硬的就要下点真功夫了。我家就倒霉，分到的土质硬的不说，里面还夹杂些碗口大小的石头，有时不注意，扬起角锄猛一用力，“砰”的一声角锄被弹了回来，震得虎口发麻。这些还算好的，更令人气愤的是，还把我的渠道分到了我小时候最讨厌的“阿羊公”的下方。（“阿羊公”为土语，对爷爷同辈人的称呼）

“阿羊公”这称呼，是我们这群孩子帮他取的外号。阿羊公小爷爷几岁，可他下巴上的几根山羊胡子蓄得老长，他那双爱揪耳朵的手指可比爷爷的手有劲多了，狠多了，几岁的小孩见到他那双鸡爪似的手指都怕，看到他来了，就远远地躲。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只要让他碰到了他都会揪，要是你跑被他逮着了，他就咬紧牙揪，

嘴里还骂着：“看你这只傻崽，还跑得了不？”非得揪到你哭，揪到你掉泪向他求饶了，他才松手，并且得意地放开喉咙大笑。我就被他使劲揪过好几次耳朵。

上初中了，人大了些，他不再揪我耳朵了，可他抖动着他那几根山羊胡子坐在石头上抽着他那根用水竹根做的烟筒，吞云吐雾地对我说：“听崽呀，出点劲挖，挖过你阿公这边来点，明天我带东西给你吃。”我嘴上应着，好好，我帮你挖，可我的角锄就是不听话，不愿挖过去一点，还故意留个斜坡不挖。没想到他第二天还真的带着薯渣巴来了。

我们高台至沙店有六七里路程，中午懒得走，不想回去，母亲就让我带些红薯过来充饥。阿羊公家里劳力多，吃闲饭的少，多少会有些余粮。我家兄弟姐妹多，粮食不够吃，常年半饿着肚子。还别说，阿羊公的薯渣巴是掺和着玉米粉做的，这种薯渣巴吃起来软软的、甜甜的，并满嘴留有余香。有了吃的，我的角锄也跟着有劲了。几天下来，可以说他那几米渠道，一半是我挖的。幸运的是，我渠道这头与爷爷的紧挨在一起，我帮阿羊公挖，爷爷就在这头帮母亲挖。

当然，身为队长的阿羊公自己也没闲着，他忙着帮人家撬石头，撬不动，就用凿子凿，石头大，破不开的，就打炮眼装炸药炸。有一次碰到一个哑炮，十几分钟过去了，炮还没响。为了安全起见，阿羊公是扑倒在地小心地爬过去的，快要摸到位置，隔不远的，那哑炮突然轰隆隆的一声巨响，炸了。望着压在大石头下面，一动不动的阿羊公，我的心顿时被吓得从胸脯里蹦出来了。待到人们赶上前去，七手八脚地把他从石缝里扒出来后，这才发现他还活着，只是被震昏了过去，伤了点皮肉。原来那块大石头飞过来，落地的时候，被身边的两块石头扛住了，这才保住了他这条老命。醒过来的阿羊公第一句话就说，听崽呀，还是我家的祖坟葬得好呀，不能我的小命就没了。大难不死的他，还得继续为修渠道的大小事，吵着、骂着，忙碌着。

无论阿羊公再忙，只要他烟瘾来了，他都会蹲在石头上，点上那支烟筒吸巴几口。阿羊公的烟草都是自己种的，爷爷也喜欢种烟，爷爷还会切烟丝，但爷爷不喜欢抽烟，爷爷的烟叶都是拿到供销社去卖的，烟丝都是被这个阿羊公顺走的。阿羊公有事无事，隔上几天就会跑到爷爷屋里来坐一坐，吹一通牛皮后，再装上一袋烟丝才走。

修水渠，不是十天半月的事，渠道挖好了，还要挑石头、担河沙、抬水泥，再一铲铲的和泥，用石头垒砌渠壁，等渠道成形后，再用水泥板一块块地封盖好，这才算完事。整个暑假，雨天除外，每天中午我都要与阿羊公的薯渣巴为伴。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已物事人非，大多的事也如过眼烟云，可阿羊公那浓郁的薯渣巴的香味使终让我难忘。

作者简介：朱钟昕，通山沙店人，现已迁居武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东莞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中国文艺家》《文化研究》《国防时报》《微型小说月报》等三十多家省级、国家级期刊及二十多家报刊。作品《打工记》曾获第三届“百花苑杯”全国文学大赛二等奖。出版有散文集《小卷怡情》。